

A Mind to Murder JAMES

谋杀之心

(英)P.D.詹姆斯 著
陈海燕 唐运锋 译

谋杀之心

A Mind to Murder

(英) P.D. 詹姆斯 著

陈海燕 唐运锋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谋杀之心 / (英) 詹姆斯著; 陈海燕, 唐运锋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0225-635-4

I. 谋… II. ①詹…②陈…③唐…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5512号

A MIND TO MURDER

by P.D. JAMES

Copyright © 1963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075



谋杀之心

(英) P.D. 詹姆斯 著; 陈海燕 唐运锋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hrl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1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一版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35-4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P. D. 詹姆斯 P. D. James 1970

二〇〇八年,《时代周刊》选出了五十位最伟大的犯罪小说家,P.D. 詹姆斯名列前茅,甚至排在这类小说的开山始祖爱伦·坡的前面。《时代周刊》誉之为创作力丰沛且脑容量惊人的贵妇。这位八十九岁高龄、气质高雅非凡的女作家,目前还活跃于文坛,《私家病人》(*The Private Patient*)是她的最新作品,内容描述整形外科医院发生的一连串命案。去年写作该书时,她确实因为心脏问题住进病房,最近她接受访问时还幽默地笑道,她没想过医院竟然是这么适合文学创作的好地方,没有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的打扰,让她顺利完成这部作品。

P.D. 詹姆斯出生于英国伦敦牛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她加入红十字义勇军,在粮食局工作,尽管只有高中毕业,但詹姆斯凭借其勤奋自修的学识与文笔脱俗的创作,得到文学圈极高的赞誉。一九四一年,詹姆斯嫁给医生厄尼斯特·怀特。之后,她那心灵脆弱的丈夫奔赴前线,大战结束后却开始精神失常,P.D. 詹姆斯除了要照顾长期卧床的丈夫,还得养育两个女儿,为了生计,她展开长达三十年的公务员生涯,前后任职医疗和警政等部门。同时,也沉浸在属于自己的推理创作之中,她三十八岁开始发表作品,四十二岁时完成长篇推理小说《掩上她的脸》(*Cover Her Face*, 1962),赢得文坛一片赞赏。

P.D. 詹姆斯获得过许多国际知名文学奖,包括英国犯罪作家推理协会颁发的、有“诺贝尔推理文学奖”之称的“钻石匕首奖”,并受英国皇室勋封为女伯爵,更获颁美国侦探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大师奖”,以及“爱伦·坡奖”。她的犯罪小说屡获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斯堪的那维亚的重要奖项。她现居伦敦及牛津,膝下有两个女儿、五个孙女。

P.D. 詹姆斯 作品年表

亚当·达尔格利什系列

- 2008 The Private Patient
- 2005 The Lighthouse
- 2003 The Murder Room
- 2001 Death in Holy Orders
- 1997 A Certain Justice
- 1994 Original Sin
- 1989 Devices and Desires
- 1986 A Taste for Death
- 1977 Death of an Expert Witness
- 1975 The Black Tower
- 1971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 1967 Unnatural Causes
- 1963 A Mind to Murder
- 1962 Cover Her Face

科德利亚·格雷系列

- 1982 The Skull Beneath the Skin
- 1972 An Unsuitable Job for a Woman

其他

- 2000 Time to Be in Earnest, autobiography
- 1992 The Children of Men
- 1980 Innocent Blood
- 1971 The Maul and the Pear Tree, The Ratcliffe Highway Murders, 1811

作者声明：

伦敦只有很少几家独立的精神病治疗所，这些机构专攻的是相同的医学领域，都服从于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因此在治疗方法和管理程序上必然有着共同之处。确切地说，与书中的斯蒂恩诊所有着共同之处。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斯蒂恩是一家虚构的诊所，其中提到的病人、工作人员、医生，以及发生的故事，都与现实无关，在诊所地下室发生的一切，均来源于一种奇特心理现象——侦探小说家的想象。

1

保罗·斯坦纳医生——斯蒂恩诊所的精神分析师——坐在一楼的咨询室里，听他的病人伯奇先生理智地分析着自己第三次失败的婚姻。病人舒服地躺在沙发上，讲着自己复杂的心理。斯坦纳医生坐在那儿，靠在那把特制的椅子上。这种椅子是医院管理委员会特意为咨询师们设计的。它是一把多功能的椅子，非常舒服，但可惜没有对后脑的支撑功能。不时的，脖子上的肌肉一阵猛烈的痉挛，把斯坦纳医生从瞬间的恍惚拉回到周五夜间精神病诊所的现实中。十月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诊所的同事们熬过两周让人冷得打战的霜冻日子，终于盼来了中央供暖。那天刚好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外面的城市广场上洋溢着温暖的阳光，花园里新开的大丽花，像个水彩盒，宛如盛夏里姑娘们的首饰一样光彩照人。现在快七点了，外面已不再暖和，薄雾升起，寒冷的夜就来了。但这儿，诊所里，还像下午一样暖和。空气，沉沉的，毫无动静，仿佛说了太多话，把它们消耗得差不多了。

伯奇先生满腹牢骚，大谈他妻子的不成熟、冷酷和迟钝。由于中午饭吃得太饱，下午茶又稀里糊涂地吃了太多奶油油炸面圈，斯坦纳医生的临床诊断经验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指出伯奇先生那三位夫人共同缺点的时机。她们挑的丈夫伯奇先生，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人。而同时伯奇先生还没准备好面对自己的缺点。

对病人的行为，斯坦纳医生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义愤。最不道德的是让这种不合适的感情影响了他的判断。在斯坦纳医生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激起他的道德义愤，最多也就是让他觉得不舒服。而且，这种不舒服也多半是和斯蒂恩诊所及其管理有关。他很不赞同行政官员博拉姆女士的一些做法。对她来说，最关心的就是在诊室里看到的病人数量以及差旅费表格是否完全符合那些烦人的规定。他还不满意自己周五的夜间诊室和詹姆斯·巴吉利医生的ECT室^①混在了一起。这样一来，那些有资格接受他治疗的高智商病人就不得不和巴吉利乐此不疲地找来的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神情沮丧的乡下家庭主妇和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神病人挤在一间候诊室里。斯坦纳医生拒绝用三楼的那间咨询室。那是由一个大房间隔成的。他看不上那些比例失调、让人心烦的小格子。这不符合他的级别，也和他这么重要的工作不相称。他觉得更改自己的诊疗时间不方便，只好让巴吉利去改，但巴吉利医生坚决不同意。在这一点上，斯坦纳医生看到了博拉姆女士的影响力。他建议把一楼诊疗室和咨询室建成隔音的，但考虑到成本，这个建议被医院管理委员会驳回了。然而，为巴吉利提供一个新的、非常昂贵的、能够让病人仅存的那点理智都感到震惊的提案，却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当然，事情是诊所医院管理

^①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的缩写，指电休克治疗。

委员会考虑的，但博拉姆女士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的立场。在抨击行政官员时，斯坦纳发现最好还是忘了她对医院管理委员会无所不在的影响。

ECT 治疗让人很是愤怒。当病人越来越多时，诊所大楼才建好。但是即使咨询室结实的橡木门，也挡不住周五晚上来来去去的人们。前门下午六点关闭，那之后，进出夜间诊所的人都要登记。因为五年前，一个病人趁人不备躲进了地下室的洗手间，在那儿自杀了。斯坦纳医生的精神治疗常常被前门的铃声、病人进来出去的脚步声、相关人员和保安叮嘱病人或者和护士长安布罗斯热情打招呼的声音打断。斯坦纳医生奇怪为什么那些人要对病人这样叫喊，好像他们都是聋子。可能是接受了巴吉利和他残忍的机器治疗的结果。最糟的是诊所的清洁工肖特豪斯夫人。大家可能认为艾米·肖特豪斯像通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做清洁，那样安排可能对诊所员工影响最小。但是肖特豪斯夫人坚持说如果不在晚上加班两个小时，她干不完那些工作，博拉姆女士同意了。自然，她会同意的。但是在斯坦纳医生的印象里，周五晚上很少见到她打扫。肖特豪斯夫人对 ECT 病人很感兴趣——实际上，她丈夫曾经接受过巴吉利医生的治疗——病人们接受治疗时，她经常在大厅和一楼的总务办公室里闲逛。斯坦纳医生不止一次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上提到此事，但让他生气的是同事们对此漠不关心。肖特豪斯夫人不该总在眼前晃来晃去，这里站会儿那里站会儿地和病人闲聊，而是应该好好干自己的工作。博拉姆女士对其他员工总有些过分严格，对肖特豪斯夫人却不是这样。大家知道好清洁工不容易找，但是一个了解自己工作的行政官员却总能找到，妥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巴吉利从不抱怨肖特豪斯夫人，博拉姆也从来不指责巴吉利。那个可怜的女人可能爱上了他。巴吉利行踪不定，总是穿着那件滑稽的白

外套，在诊所里闲逛，活像个二流牙医。事实上，那个男人毫无威严，根本不像诊所里的咨询师。

走廊里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可能是老蒂皮特，他是巴吉利的一个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九年来，他每星期五晚上都在艺术治疗室里刻木头。想起蒂皮特，斯坦纳医生更加生气。那个男人确实不适合待在斯蒂恩诊所。斯坦纳医生认为如果他好了，可以出院的话，就应该待在一家白天营业的医院，或者某个由国家委员会开办的工厂里。蒂皮特这样的病人让诊所有了个莫名其妙的名声，而它作为精神病分析中心的功能却被淡化了。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蒂皮特在诊所里晃来晃去，碰上了斯坦纳医生精心挑选的一个病人，这让他着尴尬。蒂皮特甚至不能安全地待在外面。总有一天会出事的，巴吉利会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

斯坦纳医生认为他同事会遇到麻烦的快乐想象，被前门的铃声打断了。其实，那是不应该发生的。这次是医院的一个司机在叫病人。肖特豪斯夫人去门口送他们。她大呼小叫的声音在整个走廊里回荡。“好啊，你这个家伙，下星期见，如果你到时候还没好起来的话。”

斯坦纳放弃了，闭上眼睛。但是他的病人似乎什么也没听到，此刻他完全沉浸于谈论自己的嗜好。事实上，在这二十分钟里，伯奇先生的牢骚就没有断过。

“我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个好相处的人，不，我是一个复杂的魔鬼。那是西达和西尔维亚永远不能理解的。这当然有很深的缘由。还记得六月的那次治疗吗？我认为那次我说了一些很好的根本理由。”

斯坦纳医生完全不记得他说的那次治疗，他对此毫不关心。伯奇先生那些不错的基本理由倒是很接近表象，可以作为紧急情况处理。

一种无法解释的平和消失了。斯坦纳医生在他的笔记本上胡乱地涂着，这是他的兴趣和关心所在。他把笔记本翻过来，又看了一眼。他沉浸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对病人毫不关心。突然，他好像听到外面有个声音，开始很细微，接着越来越大。有个女人在尖叫。那真是可怕的声音，歇斯底里，简直就是野兽。这让斯坦纳医生很不愉快。他本来就胆小敏感。尽管他的工作就是处理那些突发的情感危机，但他更善于的是回避那些突发事件，而不是熟练地处理它们。

“不！真是太糟了！博拉姆女士在干什么？难道没有人管吗？”

“怎么了？”伯奇先生问道，他像个神气活现的官员，声音比平常提高了半度。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有个女人突然歇斯底里了。待在那儿。我马上回来。”斯坦纳医生说道。

伯奇先生又躺下了，眼睛和耳朵却在注意着门的那边。斯坦纳医生来到大厅。

大厅里一下子挤满了人。高级打字员詹妮弗·普莱迪紧紧抱着保安彼得·内格尔。彼得难堪地拍着她的肩膀，一脸困惑。肖特豪斯夫人和他们在一起。詹妮弗逐渐平静下来，不再尖叫，只是抽噎着。但是她的身体还在发抖，脸色苍白。

“怎么回事？”斯坦纳医生严厉问道，“她怎么了？”

大家还没来得及回答，ECT 房间的门开了，巴吉利医生走了出来，后面跟着护士长安布罗斯和麻醉师玛丽·英格拉姆。大厅似乎突然挤满了人。“安静，她是个好姑娘，”巴吉利医生温和地说道，“我们正在试验一种治疗方法。”然后他转向彼得·内格尔轻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彼得似乎要开口回答，普莱迪小姐突然明白过来。稍微停了一下，

她转向巴吉利医生，清清楚楚地说：

“是博拉姆女士，她死了。有人杀了她。在地下室的资料室里，她是被谋杀的。我发现的。博拉姆是被谋杀的。”

她又抱紧了彼得，开始哭起来，但是已经镇定多了，也不再发抖。巴吉利医生对保安说：

“把她带到治疗室，让她躺下。最好让她喝点什么。这是钥匙。我等会儿就过去。”

把詹妮弗交给彼得后，他朝地下室的楼梯走去，后面一群人推推搡搡地跟着。斯蒂恩诊所的地下室很明亮。所有的房间都被充分利用起来，因为和大多数精神病医院一样，斯蒂恩诊所的房间也不够。楼梯下面，除了锅炉房、电话设备间和门卫值班室外，还有艺术治疗室、病历室，以及前面的一个麦角酸^①病人治疗室。当这一群人走下楼梯时，麦角酸治疗室的门打开了。博拉姆护士——博拉姆女士的堂妹——走了出来，身后漆黑的房间反衬着她白色的制服，让她看起来像个飘忽的幽灵。“出什么事了吗？我觉得几分钟前听到一声尖叫。”她温柔而困惑的声音飘向楼梯边的这群人。

护士长安布罗斯不客气地说道：

“没事，护士。回去照顾病人。”

白影子消失了，门也关上了。护士长安布罗斯转向肖特豪斯夫人继续说道：

“肖特豪斯夫人，这儿也没你的事。请回到楼上去。普莱迪小姐也许需要一杯茶。”

肖特豪斯夫人嘀咕了一下，不情愿地上楼去了。剩下三个医生和

^①一种致幻剂。

护士长继续往下走。

病历室在他们右侧，位于门卫值班室和艺术治疗室之间。它的门半开着，灯也亮着。

斯坦纳医生一反常态地注意着每个细节，他看到钥匙插在锁孔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高至天花板的钢架子上摆满了紧紧捆扎着的马尼拉纸文件夹，和墙构成一条条狭窄的通道，每个通道都亮着一盏日光灯。四个高高的窗户被架子阻挡了。这是一个不通风的小房间，很少有人来，到处是灰尘。几个人来到第一个通道处，往左拐是一小块没有窗户和架子的地方。那儿摆着一套桌椅，供人用来整理档案和从一些不必拿走的文件上抄录信息。真是一片狼藉。椅子翻倒了，地板上都是病历。一些封面被撕下来了，内页也破了。其他一些堆在架子间隔的移动层上，这些间隔太窄了，根本放不了那么重的纸。在这一片混乱当中，伊妮德·博拉姆的身体像一个发胖的奥菲莉娅^①一样飘在一堆纸上。她的胸口放着一个笨重而奇怪的木雕玩偶。她的两手交叉抱着玩偶底座部位，这让她看起来就像在参加母亲节的典礼，非常可怕。

毫无疑问，她死了。尽管斯坦纳医生有些害怕恶心，但还不至于影响这最终的判断。他盯着玩偶喊道：

“蒂皮特！那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他最引以为荣的木雕。他在哪儿？他是你的病人，巴吉利。你最好处理一下这件事。”

他紧张地看了一下周围，好像希望蒂皮特就在眼前，正举起胳膊砸下去，简直就是暴力的化身。

巴吉利医生在尸体边跪下，轻声说：

① 莎士比亚戏剧《汉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蒂皮特今晚没来。”

“但是他每星期五都在这儿！那是他的东西！是凶器！”斯坦纳医生对这个借口大声表示抗议道。

巴吉利医生用他的大拇指轻轻地拨起博拉姆小姐的左眼皮，头也不抬地说：

“今天早晨我们接到圣卢克医院的电话，蒂皮特被确诊得了肺炎。我估计是上周一的事。总之，他今天晚上不在这儿。”突然，他喊了一声。两个女人弯下腰，更靠近尸体。斯坦纳医生没法走得更近看他们检查，他听到巴吉利医生说：

“她还被刺了一下。看起来刺穿了心脏，用的是一把黑柄的凿子。这是彼得的吗，护士长？”

稍停了一下，斯坦纳医生听到护士长的声音：

“看起来确实像，医生。他所有的工具都是黑柄的。他把它们都放在门卫值班室里。”她又戒备地补充了一句，“谁都可以拿到。”

“看起来好像有人拿过。”巴吉利医生站起来说道，眼睛依然盯着尸体，“护士长，请给门房的库利打电话。别惊动他，但要告诉他任何人不许进出大楼，包括病人。然后找一下埃瑟里奇医生，让他下来。我想他应该在咨询室里。”

“要不要报警？”英格拉姆医生紧张地问，她满脸通红，滑稽得像一只安哥拉兔子。这确实不是小题大做，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英格拉姆医生的出现。巴吉利医生木然地盯着她，好像突然忘记了她的存在。

“我们要等医务主任。”他说。

护士长安布罗斯转身离开了，走路时身上的衣服沙沙作响。最近的一部电话就在病历室外面。因为吵闹声，斯坦纳医生竖起耳朵也只

能听到护士长拿起电话和咕哝说话的声音。他强迫自己再看一下博拉姆女士的尸体。活着时候他就认为她粗鲁、毫无魅力，现在死了也没有什么尊严。她躺在那儿，双膝抬起分开，粉红色的羊毛内裤清晰可见，这比裸体还难看。她那张圆圆的又肥又大的脸倒是很平静。两根粗辫子盘在额头，一点没乱。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会破坏博拉姆女士过时的发型了。这些勾起了他的幻想，他总感觉那两根粗大而毫无生气的辫子会透露某些秘密，它们永远都盘在平静的眉毛周围。看着她毫无防备而屈辱地死去，斯坦纳医生尽量想表现出同情，虽然他知道那其实是害怕，还有深深的厌恶。面对如此滑稽、可怕，甚至猥亵的情景，很难表现出仁慈。那个丑陋的词不期而至，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猥亵！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扒下她的衬衣，盖在那张肥大可鄙的脸上，以便遮住那副从鼻子上滑下来，斜挂在左耳朵上的眼镜。她半闭着眼，嘟着小嘴，似乎很不满意这个毫无尊严、毫无价值的结束。斯坦纳医生对这种表情很熟悉：她活着时候他在她脸上见过。“她看起来好像正拿着我的差旅费报销单。”他想。

突然，他难以抑制地想笑。笑意无法控制地涌也来。他知道这种可怕的欲望是因为紧张和震惊，但是知道也没用，他还是控制不住。他无望地转过身去背着同事，极力保持镇静。他抓住一个文件架，把额头靠在冰冷的金属上，鼻子和嘴里呛满了旧病历的霉味。

他没有注意到护士长回来了，但突然听到她说：

“埃瑟里奇医生这就下来了。库利在门房，我告诉他别让任何人出去。斯坦纳医生，你的病人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也许我该回到他那儿。”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斯坦纳医生恢复了镇静。他觉得目前有必要和其他人待在一起，这样当医务主任来时，才不会错过他说的或做的任何重要的事。另一方面，他又不想和尸体

共处一室。病历室的灯亮得像手术室一样，幽闭恐怖，闷热难耐，让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困兽。那些笨重的架子好像要向他压来，逼得他不断地去看文件架上的纸包。

“我会待在这儿。”他决定，“伯奇先生必须和其他人一样等着。”

他们又站在了一起，都不说话。斯坦纳医生看见护士长脸色苍白、神情冷漠地站着，和平时一样，两手轻轻叠放在围裙上。在将近四十年的护理生涯中，她一定无数次这样站在病床边，等着医生的吩咐。巴吉利医生掏出香烟，盯着烟盒看了一会儿，好像很奇怪它怎么会在自己手上，然后才放进兜里。英格拉姆医生好像在轻轻地哭。斯坦纳医生觉得似乎听到她在嘟哝：“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脚步声，医务主任来了，后面跟着高级心理医生弗雷德里卡·萨克森。埃瑟里奇医生跪在尸体旁。他没有碰博拉姆女士，但是脸离她很近，就好像要吻她似的。萨克森小姐看了一眼巴吉利医生，他们本能地彼此靠近然后又很快地缩回，斯坦纳医生敏锐的小眼睛可没有放过这点。

“发生了什么事？”她小声地问，“她死了？”

“是的，显然是谋杀。”巴吉利语气平静地回答。萨克森突然调整了一下姿势。斯坦纳医生立刻意识到她要做出应对了。

“谁干的？不是可怜的老蒂皮特吧？但那确实是他的东西。”

“是的。但他不在这儿。他得了肺炎，在圣卢克。”

“哦，我的天！那又是谁干的？”这次她靠近了巴吉利医生，并且没有分开。埃瑟里奇医生站了起来。

“是的，她死了。看来是先被打晕，然后被刺穿了心脏。我要到楼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并且告诉其他人。我们大家最好待在一起。然后

我们三个搜查整幢楼。当然，别碰任何东西。”

斯坦纳医生没敢看巴吉利医生的眼睛。埃瑟里奇医生总是一副冷静、不可侵犯的领导者样子，让人觉得有些滑稽。他觉得巴吉利也是这么认为的。

突然，他们听到脚步声，高级精神病学社工鲁思·凯特尔小姐从文件架后面闪出来，一双近视眼出神地看着大家。

“哦，您在这儿，主任。”凯特尔小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斯坦纳医生觉得她是唯一这么称呼埃瑟里奇医生的人，天知道为什么。这让这个地方感觉像自然疗法诊室。）

“库利告诉我您在这儿。不是太忙吧？真让人伤心，我不想找麻烦，但确实太糟了。博拉姆女士星期一十点为我预约了一个新病人。我刚在我的日志上看到这个预约。她根本没和我商量。她知道我那个时间要看沃里克斯的。恐怕她是故意这么做的。主任，您知道确实该有人管管博拉姆女士了。”

巴吉利医生站在一边，冷笑着说：“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在广场的另一边，犯罪调查科的亚当·达格利什警司正在参加出版商为他举办的例行秋季雪利酒会。他的第一本诗集已经是第三次印刷了。他没有高估自己的天赋，或者他料到这会是一本卖得不错的书。那些反映他的超然、讽刺和烦躁不安的诗，刚好抓住了大众的情感。令人难以置信，竟然有好几个人宣称没有他的爱就活不下去。同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漂在一片陌生的浅海中，到处是代理商、版税、书评，都是令人惬意的危险。现在又是这个酒会。他曾经毫无热情地认为这是个必须忍受的事情，而事实上这次酒会却是难得